

第十六回 費人龍避難逢豪惡

萬般由命不由人，命不差池半未分。
命坐玉堂清要職，若逢華蓋是高真。
紅鸞照著貪花柳，驛氏推時道路人。
命有許多說不盡，且將算命喪緣因。

且說湖州府德清縣，有一飽學秀才，名喚費人龍，就進在本縣學中。娶妻姚彩雲，十分嬌媚，夫妻二人都是二十三歲了。祇因彩雲身懷六甲，人龍往命館中，與他推算年命。「無妨麼。說出八字。」先生寫了道：「好個夫人八字，今年定生令郎，將來運不見好。」「是怎生樣說？」人龍聽先生口中不靜的，連忙又把自己八字說出。先生排得不差，道：「是一位大貴人八字，也是運限不好，目今有大難臨身。若是避不過，這番死也死得的，休小看了。既不來算，我也不知。既是知了，怎麼不說。」人龍見他說得真切，心下著忙，忙問道：「先生曾聞趨吉避兇之語，果然避得過麼？」先生說：「先賢之語，怎麼假得，趁早尋在百里之外地方，避過百日，便無事了。」人龍道：「房下可也要去？」先生說：「看來還是夫人面上起的，怎麼不要帶去。」人龍送了命錢，竟至家中，與彩雲悉言其事。

彩雲道：「如之奈何？」人龍說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」又道：「禍出師人口，倘然不信，一時間禍及於身，悔之遲矣。不若祇帶一房男女服侍你我，其餘待他各守田業，往他處避過百日，依舊回家便了。」夫妻二人計議已定，帶了數十兩銀子、數千文銅錢、柴米小菜之類，喚下一房家人費才乃老成夫妻，喚了一隻浪船，一齊上船。椅子間：「還到那一方去？」費人龍道：「沒主意。」姚彩雲道：「往東去罷。」人龍道：「為何要往東？」彩雲道：「難道往西方去不成？」人龍點頭道：「快往東方。」那船搖到塘西住了。次早又到崇德交界。

遠遠望見一簇人家，人龍問船戶：「來多少路了？」回道：「船行三十里了。」人龍道：「且住著。」忙令家人上岸道：「你看那一搭人家，住得幽雅，看左近有空房，賃他一間，暫住三月。有無即來回報。」家人竟往前邊一問，恰好問著一個農夫，答道：「這裏是馮吉員外住宅。四周都是他的屋宇，空屋極多，祇是員外為人有些厲害，我這一鄉村人民，個個怕他的。你若要租他房住，也要小心。」家人道：「住他一月，與他一月房金，有甚麼小心。」農夫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」恰好馮家管帳的管家走過，農夫指引道：「你要租房，須問這位馮阿爹。」這費家人順口兒叫道：「馮阿爹，我們一位相公要在此暫住幾時，敢問府上有空房，求租一間，未知有否？」馮管家說道：「有，有，你隨我來。你可看得中意的，隨你要便罷。」二人近前一看，卻有一所書房，十分精雅，道：「便是這間罷了。不知多少房金？」管家道：「一兩一月，按月取租。祇是小房錢要一兩二錢，倒少不得。」費家人道：「這是舊例，斷不有虧。」竟自到泊舟之所，見了主人，把上頭一一說了。人龍道：「既如此，便稱一兩房錢，又是一兩二錢小房錢。」寫了一紙租契，交付家人，先去租了。自己放船撐進港中，不多一會到了。家人道：「房已租下了，請相公娘娘上來。」人龍扶了彩雲上岸，夫妻二人竟進書房。看了住場，實然可愛。但見小小園亭：

樂意相間禽對語，生香不斷樹交花。十分羨暮，好個所在。登時把船中動用之物移了上來，打發船家回去。著夫妻二人把房中現成竹床張了羅帳，竟自安然樂意住下。鎮日無事，隨便作些詩賦消遣。

卻好一日，人龍把風為題，寫在紙上：

和薰金朔遞相催，歲月韶華去復回。
忽爾摧殘千木謝，一時吹得百花開。
陽臺每送朝雲上，楚峽嘗攜暮雨來。
浩瀚逞威山岳動，卻疑孝德播仁才。又詠月一聯：
蟬娟千里共佳期，照徹悲歡與合離。
十五碧霄懸寶鏡，初三銀漢吐娥眉。
唐王驅馭嘗遊處，李白擎杯仰問時。
堪比賢良全節義，清光千古鑒綱維。

彩雲看見，笑道：「你男兒家做的詩，也是風月的。」人龍道：「雖懷風月，實存節義。賢妻無事，也做一聯消遣如何？」彩雲道：「你題風月，我題節義，休得見笑。」先把節字為題，一聯云：

西窗剪燭理清篇，一閱貞風起喟然。
斷臂割容真可愛，剔睛毀鼻方堪憐。
猗猗綠竹凌霜操，鬱鬱蒼松傲雪堅。
珍重老梅諧益友，冰清玉潔古今傳。
又詠義一聯：

孔孟惟推仁義長，良金奇疋美君彰。
雲霄鴻雁無時棄，水涸鴛鴦且暫忘。
黃犬臨焚能展草，白駒同并解垂韁。

宋宏不是真君子，那得糟糠妻上堂。人龍見道：「賢妻出口，句句含藏節義，那李易安、謝道溫甘拜下風矣。」正語笑間，一陣朔風透體。人龍道：「想此時天氣嚴寒，早晚必有雪了。你看花枝那幾樹紅梅綻蕊，綠萼舒芳，倘有雪來，少助詩興。」彩雲見說，隨取一幅箋紙，畫出一樹梅花，竟是活的一般。人龍見了，贊稱不已，遂題四句：

冰肌玉骨絕塵埃，親見嫦娥把手栽。
想是蠟宮丹桂姊，天香不放一些來。

彩雲笑道：「那嫦娥倒不願做，他爭似我夫妻歡笑，將來兒女牽情，要那冷清月宮，守他做甚！」人龍道：「嫦娥也羨著世人哩。」彩雲說：「你何以知之？」人龍道：「豈不聞月裏嫦娥愛少年，」二人大笑。

彩雲道：「我們將筆一枝，畫梅為題，集唐八句可好麼？」人龍道：「集詩最難對得工，況非二西五車，孰敢為此。」彩雲說：「一時兒高興，各集四句以成一首，並要記作者之名。如差罰酒三杯。我夫先請。」人龍雖然是個飽學，一時間倒也思索不就，把那唐詩不住地想道：「有了。」每句下邊寫出來道：

姑射仙人淺淡妝，（劉承）

寫真今喜遇瑩光。（杜甫）

一枝臨照月無影，（李郢）

數點有花春不香。（李從）

彩雲隨韻，也集四句：

顏色肯教霜雪改，（傅生）

畫圖空惹蝶蜂忙。（吳雲）

江南早得春消息，（吳會）

驛使歸來好寄將。（黃清著）

夫妻二人交相嘆一回，各吃一杯，以消清興。正在歡娛之際，那天真真湊趣，一片片飄將下來。初如鵝羽輕飄，後似楊花亂墜，祇可惜天色晚了。夫妻二人道：「明日起來，有許多景趣了。」竟自安置，一夜無文。

次日起來一看，那雪足有三寸。真是千山疊玉，萬瓦鋪銀。夫妻二人梳洗已畢，吃了早飯道：「我們今日再集唐句作笑。」人龍道：「雪映紅梅為題，各集四句便了。」人龍曰：

六花飛舞亂交加，（劉芳翠）

雪裏紅梅趣更嘉。（趙紫芝）

瑤圃晚晴飛紫水，（何應龍）

玉爐春暖仗丹砂。（劉支芳）彩雲把筆烘得暖暖的，寫道：

梁園學士春酣酒，（羅紅）

姑射仙人臉親霞。（白玉蟾）

笑殺城東小兒女，（秦少游）

月明來看海棠花。（孫良玉）二人相加愛慕。彩雲說：「如今把這白梅花各人也集一聯，省得等你。」人龍坐下，獨自去寫。彩雲進房另取筆硯而書。人龍完了，道：「娘子，你可成了不曾？」彩雲道：「寫完了，在此拱手著哩。」須臾，先取人龍的過來看：

問訊江南第一枝，（陶誼）

相依金穀幾多時。（韓中村）

想應東閣一時興，（施鈞）

番作西湖百詠詩。（中峰）

翠鳥倚香春遍野，（潘純）

霜禽偷眼影參差。（宋郊）

祇因誤識林和靖，（志南）

賓主相忘似舊知。（危清山）

彩雲看了道：「我的不中你意，不要看罷。」人龍道：「你還似初婚的時節那般做作。」彩雲笑道：「書呆不要取笑。」

家住梅花第一村，（徐遠夫）

誅茅縛屋傍梅根。（關甫顏）

暗香掩映雪幾點，（宋子虛）

疏影橫斜月半痕。（賈從舉）

正好巡檐須索笑，（楊載）

不須檀板共金樽。（林逋）

眾芳已許巢由輩，（郎士元）

桃李紛紛未足論。（王元章）

人龍看罷，道：「娘子，你到我家登堂七載，從來未見你剪雪裁雲，吟風弄月，誰知你這般才思，我好僥倖也。」彩雲道：「妾幼時熟習女工，粗知翰墨。自到君家，操持箕帚，夜侍衿綢，無暇及此。如今在此，盡有餘閑。深慚獻醜，幸勿見哂。」

且說馮吉聞知費人龍是個飽學秀才，又探知妻兒十分美貌，但不知何故住在我家。正在疑想間，有一個密騙，名叫鳳城東，走將進來。見了馮員外，見他面有愁思之態，不免問及。馮吉把費家一事說知。

大凡做密騙的，一心祇要奉承東家，那管世上之事做得做不得的。就說出拿雲捉月的手段，便就三言兩語，聳動馮吉道：「他妻子有這樣美貌，員外這樣家私，難道消受不起這般一個婦人。自古佳人難再得，如今住在我家，是瓮中鰲耳，何愁做事不成。」馮吉被他說得一副心腹如火滾一般熱將起來。便問老鳳：「此事怎樣做起，方可如意？」鳳城東道：「不難，他如今祇夫妻二人居住，又無親戚往來，況沒鄰朋交厚，不若先去請他到家，浼以詩詞，餌以杯酒。日逐厚將起來，我有心，他無意，尋些事故。小則風流罪過，纏住他身不放回家，重則做下人命大大罪名，監禁獄中。其妻無主，員外將恩結之，要短，做些風月事兒，自然著手。若要長久夫妻，便將那大的罪名，坐他監中弄死。不過費些錢財，有何難哉。」馮吉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人世上有了錢財，不用些兒做快活事，真是個守財虜耳。」即時寫了一個名帖，著一小使拿到費家，請費相公來講話。那小使應一聲去了。

到費家門外，那小使先從門縫裏將望裏邊，祇見他夫妻二人好生快樂。把門敲了兩下，人龍忙看，祇見一個小使，手拿帖子道：「我家員外請相公說話。」人龍道：「敢是房主翁麼？」小使道：「上寫眷侍教生馮吉頓首拜。」人龍道：「貴勞就來了。」彩雲

道：「房主未曾識面，他來接你怎的？」人龍道：「畢竟有事商量，待我去去便來。」

叫了家人，取了原帖，竟到馮家。祇見那馮吉頭戴方巾，身穿絨裝，有四十多歲的光景。連忙迎接，敘了禮坐下。人龍道：「學生到此，幸借華居。未及趨拜，又辱寵召，這尊帖決不敢領。」馮吉道：「先生乃當今名士，幸降寒家，不然還不知道。因早間檢取租部，方見大名，故爾屈駕請教，這賤刺何必拘拘不受。」正在吃茶，祇見裏頭又走出一個帶唐巾的人來，連忙上前施禮。人龍問及，那人道：「小子名喚鳳成東，在馮先生宅上早晚效勞。」人龍便曉得是個密騙了。馮吉道：「不是學生斗膽，便敢相煩，祇因縣尊浼學生做一架圍屏，都是雪景，今日見了此雪，便想起此事，尚乏詩章。足下山斗高才，敢煩金玉，使此屏八面光輝，千年華美，皆足下之使然也。」人龍道：「既承重托，不敢推辭。祇是學淺才疏，有辜盛意。」須臾，列下山餚海味，異果奇珍，請人龍於上坐，馮吉主陪，鳳成東傍坐。酒至半酣，人龍索筆，馮吉令人速備文房四寶。人龍離席前坐，取紙筆之曰：

雪月風花，賞心居首。冬春秋夏，樂事相聯。鑄岩岫而如銀，覆井欄而飾玉。飄殘柳絮，總無烏雀銜飛；點遍棕衣，惟有漁翁下釣。徑路池邊莫辨，茶煙酒力難消。四境盡浮，泯泯卻同無地，千山已著，茫茫詎復見天。若乃穿簾誤作梅花。照室渾疑皓月。孤煙曠野，惟聞畢逋之聲。小釣斷橋，致有灞陵之興。馬鳴熟道犬吠歸人。門外五更，朝上應愁踏凍；林中三尺，村農齊樂豐年。於是低唱淺斟，半醉銷金之帳；徘徊白面，相邀連壁之人。用功制作山橋，呵手推為獅象。誰能受命，更復舊寒。難加獸炭推紅，祇受鵝毛一白。亦有寒墟少酒，破屋無煙。斧凍為麋而相呼，映光辨字而目讀，船窗皎潔，分布被之黃花；階破鮮妍，結茅檐之未桂。山疑西域，水比洞庭。至於耳目全虛，心魂寒曠。玉潔冰清，霜凌雪勁。寒顫冷面，鐵膽銅肝。信是玉京瑤島客，將為鐵面柏臺臣。

寫罷，馮一連聲稱贊，密騙道：「奇才。」把酒斟在金甌道：「受冷了，快飲此杯以敵寒。」馮吉重新換席，秉燭而飲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。明日還求大筆，可稱其美。」人龍道：「當厚效勞。」盤桓至黃昏而散。

人龍歸見彩雲道：「有偏了，馮家浼我作雪景賦，以送崇德縣尊，故此招飲。明日還要我為他書寫。」彩雲道：「惜乎，手冷些。」道罷睡了。一夜無文。

次早，方梳洗畢，夫妻二人正對面看梅花歡笑，祇見馮吉在外頭，早已窺見彩雲，十分艷色，動了心火。按捺不住，推開了門，竟直進裏面來。彩雲急避，人龍接見。

馮吉施禮道：「昨承佳作，竟來造謝，兼請大筆，祇是斗膽。」人龍道：「昨日厚擾，正欲登堂叩謝，又蒙辱臨，感戴不盡。」茶罷作別，馮吉扯了人龍到家坐下，吃了早飯。人龍索文房四寶，把金箋紙裁成八幅，寫成前賦。不覺未牌時分。那密騙巴不得寫完，好上酒，又辦下許多餚撰。吃酒之間，馮吉看著人龍，堂堂一貌，終非落魄之人。想起他渾家世間少有，此時祇該息了念頭，方是忠厚長者。恰又二心三意，故後來招許多不妙之處。正是：

人情若是初相識，到老終無怨恨心。是日盡歡而散。

自此，馮吉依了鳳成東之言，無日不接人龍飲酒。過了幾日，馮吉將圍屏端正了，自己備下許多禮物送到縣裏。知縣大喜，而歸到家中祇是想著彩雲，眠思夢想，無計可施。恰是鳳成東又到，馮吉把心事與他商議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他原說年終要回，倘若一去，何由再來？」密騙道：「員外方纔說著年終二字，使我吃了一驚。寒家百無一有，荆妻啼哭，兒女淒涼，一樁若大的事又到了。」馮吉見他如此說，道：「你祇要為我圖成此事，家中之事，在我身上。不必憂心。」密騙見說，笑道：「是這般畢竟要行的了。」想了一會道：「如此如此，方可圖之。」馮吉見說，道：「就是今日。」即時喚家人道：「請了費相公同來。」

須臾接見，相見禮畢。馮吉道：「連日送錦屏與縣尊，不得接見，今日特地請兄來痛飲一番。」人龍道：「屢擾宅上，不能酬答，待告辭歸舍，尚容盡心耳。」三人進了後面，一間書房裏，極其齊齊整整，皆是奇珍寶玩，不必言之。見傍邊掛一美人睡起圖，竟無題詠。他提筆在手，題出集唐八句，除下來放開桌上道：「斗膽了。」詩曰：

美人南國翠蛾愁，（武元衡）

睡起慇懃底事羞。（郭古）

八字懶鉤眉鎖黛，（丁瑞）

雙鬟慵整玉搔頭。（袁伯訪）

香閨月冷綢薄，（辛中）

深夜風清枕簟秋。（許渾）

可惜春光不相見，（杜甫）

眼穿腸斷為牽牛。（宋邑）

寫罷依先掛起。二人稱賞道：「寫作皆精，有光美人多矣。為牽牛縮了郎字，何等俏麗。」密騙道：「這等分明為郎了。」寫罷列上酒餚果品，這番吃法，與前不同。大碗送來，歪扭扯灌，灌得個人龍吐了又吐，人事也不知。推搖不動，預先備了船隻，竟開後園門，著家人扶下了船，連夜搖到崇德縣。

次日早，馮吉穿了行衣，竟往縣中進狀。告為乘醉打死人命事，竟把半月前一個家人，名喚進祿，因上樓失腳活跌死的，因鳳成東設計，俱是陷他的惡計。見縣尊說了，就呈上狀詞。縣尊送出，即時出牌捉拿。差人見了馮吉，折了酒飯，送了差使的錢，竟往船中。見是沉醉的，差人吆吆喝喝，扶起跌倒，祇得眾家人攙了，竟到堂上來。人龍還在夢裏，不知人事。

知縣見這般光景，想道：「乘醉打人，這是常事。若昨日打死了人，緣何今日尚然未醒？打死人之後，終不然又勸他飲酒不成。衣衫猶然在身，不像打兇光景。事有可疑。」便道：「報告鳳成東，你且外面候候。且把費人龍一面收監，待他酒醒再審。」恰是打聽人役報道：「按院巡到嘉興行事，老爺即刻起身公務。」知縣聽罷，掛一面牌，在縣門首：本縣公出，凡一應投文人役，候回日投遞。毋違。馮吉見了掛牌，道：「此去少也十日，如何等得。」密騙道：「你原為著那人做事，祇須同去停當了前件，看景生情便了。」馮吉一干人，原船復了回來。

誰知這日彩雲腹中疼痛起來，忙著家人去尋人龍，不期這晚馮家眾僕，因家主不在，各自出外吃酒去了。問管門老子，竟回得不明白。費家人直進裏面響叫，祇見走出兩個婦人道：「你何人？在此怎麼？」費才道：「我是湖州費相公家人，大娘要分娩了，來尋相公。」那家人不知緣故，去問主母。這主母唐氏，年紀三十六歲了，一心向善，見丈夫豪惡，苦勸不聽，他便立了個主意，分了淨床，吃了長齋，每日向佛堂念佛，看些經兒，一毫外事也不管。

這日，聽見說費家娘子分娩，來尋主人，他又不知和他們那裏去了，便道：「分娩大事，家主公不在怎好？」便道：「這是生男

之際，客邊在此，若有些差池，如何是好。」便吩咐婦人家走幾個來，一面著一個小使去請穩婆，自家同了費才，跟隨三個婦人竟到費家。祇聽得費娘子坐在床前正叫疼叫痛。唐氏也不施禮，忙著婦人伏侍。恰好收生婆已到，此時燒湯的去燒湯，抱腰的抱腰，唐氏又問費家管家婆：「可曾有小衣服？」回道：「未曾。」唐氏急令一婦人歸辦，衣袖、酒食、藥餌一齊都備。真真虧了這唐院君。祇見彩雲攢眉捧腹，猶如西子心疼一般。有歌一首，正是：

慈母生兒日，五臟盡開張。
心身俱悶絕，流血似屠羊。
生下問男女，是兒喜倍常。
喜罷悲還至，痛苦徹心腸。

一時間生下一個孩兒。穩婆斷臍沐浴，唐氏親與童便薑醋吃罷，彩雲心中感激不盡。祇不知丈夫何處去不回。唐氏令婦人擺出酒餚。請穩婆、打發穩婆，都是唐氏。不想他丈夫要害彩雲的丈夫，妻子又盡心救他妻子，也是各人好惡不同。

天色傍晚，穩婆去了。唐氏留一婦人，名喚素梅，道：「他的丈夫隨員外出去，你可在於此，夜裏伏侍費娘子。倘要湯水之時，不可遲誤。」素梅隨了唐氏到了房中，拿著鋪蓋，就在彩雲床前鋪下。倒也小心服侍，遞湯送水，不用彩雲吩咐。正是：

惟有感恩並積恨，千年萬載不成塵。

且說馮吉到次日到家，聞知費娘子分娩，大失所望，所喜身子還健。密騙道：「我想產後婦人是虛怯的，其夫之事，不可與他聞知。一時若死，把甚麼來弄。祇說別人請他蘇州遊虎丘去了。安著他的心。待他健了，把甜言蜜語哄他，一家住著，朝夕送些酒食，先去結他的心，那時網中之魚，待事成了云云再娶。」馮吉道：「這話說得有理。」明日，著人送酒送食，彩雲感激他夫妻二人道：「幸喜得好人相逢，祇不知丈夫蘇州幾時回來。」

且說素梅丈夫名叫阿魁，極嘴尖的。一日，素梅問阿魁：「費相公不知道幾時回來，他娘子日夜掛念。」阿魁道：「若要回來，這一世不能夠了。」素梅驚問，他就一五一十把前後事情盡言說了。又道：「明日晚間，還要搶他妻子進來，云云著哩。」正是：

夫妻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這素梅因伏侍彩雲好了，彩雲感他好情，私下與他一套衣服，又有幾件首飾。素梅又喜彩雲為人溫柔，倒十分心裏喜歡他的，聽見丈夫說出此事，如冷水淋頭一般，吃驚非小。阿魁叮嚀，不可洩漏，素梅道：「自然。」自己心下十分不樂，他想到：「我如今欲通知費娘子，他是女流，一時幹出餘事，豈不害他？欲待不說，倘員外明晚用強，這費娘子不像個肯從的，一時間死節亦未可知。可惜這般一個好人，終不然看他落局。看我院君十分憐他，不免把此事一一的說與他知道救他一命，有何不可。」

便三腳兩步進了院君佛堂，把前事盡情說出，驚得面如土色，話都說不出了，停了一會道：「素梅，自古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我有理會了。你悄悄地裏通知費娘子，祇說員外明晚搶你進來一事，那費官人在監之事，且瞞著他，恐他一時知道生死難料。你的哥子在江內搖船，可去喚他來，連夜送了費娘子還德清。到他家中，此事再與他道：未為遲也。」素梅別了院君急到費家，悄悄與彩雲說了這一番話。彩雲吃了一驚：「緣何有這般奇事。」便哭將起來。素梅忙止住道：「院君叫船連夜送你歸去，你可快快收拾。若員外一知，插翅也難飛了。」彩雲道：「一時間那得船來？」素梅說：「我哥子在此搖船生意，待我去河口看他在否。如不在，祇須你管家另僱便是。」素梅忙去河口一看，恰遇正好回來。素梅忙叫哥哥：「院君著我喚你的船，連夜到德清送一親眷去，與你船錢。」那船戶道：「這等，待我收拾到來便了。」這邊彩雲忙忙收拾，已傍黑了。船一到岸，費才夫妻並素梅一齊幫幫搬運，收拾得更盡。彩雲著素梅上覆院君，千恩萬謝。著素梅道：「我官人來，且不可說甚的，一時竟氣起來，未知兇吉。祇說我身子不健回的。我自慢慢著人來酬謝你。」兩下流落淚來。唐氏又喚素梅，送些下情酒餚道：「欲來親送，恐員外得知道不好了，改日著人來望便是。」兩下別了，正是：

鰲魚脫卻金鉤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那船連夜往德清進發，彩雲到家不題。

且說馮吉次日打點搶著彩雲，那鳳成東早早已來了。各人打點做事，祇有唐氏與素梅兩人在佛堂中暗笑。那馮吉抓耳揉腮，心火不安。巴不得到晚，心中等不得，先去看看著。祇見門是掩的，推門一看，淨悄悄的。便一步步踱將進去，並無人影。又走進內室，祇見桌椅床灶而已。吃了一個驚，回身便走。恰好撞著密騙，道：「走了，走了，事不諧矣。」密騙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何人走了消息？」馮齊叫齊使喚家人，忙問：「何人走我消息？」各人目定口呆。連阿魁也賴，不曾對人說來。正是：

空施萬丈深潭計，那得驪龍領下珠。

馮吉道：「怎了，怎了，空著了，害費生如何了結！」鳳城東也沒理會處，祇見家人說：「縣裏差人催審，在外邊坐著哩。」馮吉怨著密騙，事又不成，打這樣天大官司，如今怎了。密騙道：「事不干差，祇是走了雌兒。有心如此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一邊往牢裏用些銀子擺布死了老費，一邊告著他妻子，說賃屋為名，偷我資財，連夜運回。那時少不得出來對理，再施計策謀來便了。」馮吉道：「如今差人你去回他，再遲幾日來聽審。」免不得吃些酒食，送個包兒，竟自去了。密騙又與馮吉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拿些銀子到獄官處使用，著他動張病呈，弄死了他，再好謀娶。」登時馮吉叫阿魁帶了銀子，隨了鳳城東到獄裏使用。

且說費人龍，那日醉裏睡在監中，直到黃昏時候，方纔有些醒意。此日禁子雖然收監，然見是個斯文醉漢，又不知何等樣人，獄官先吩咐放他在官廳上傍睡著。這一時醒來，也不知天曉夜暗，祇聽得耳邊廂喝號提鈴，好生驚恐。把手去摸，又不在床上，又無衾枕，寒冷起來。又不知在何所在，竟不知身陷獄中。吆吆喝喝，直至天明。坐起一看，還祇說在馮家廳上，他整衣立起。

須臾，廳後走出一個人來，頭上戴著一頂四角方巾，身上穿一領舊褐子道：袍，腳下穿一雙秋子蒲鞋。人龍一見，未免整衣上前施禮。那獄官姓卜名昌，乃北京順天府宛平縣人。年將半百，祇生一女，年二十歲了。因隨任來了四年，尚未有親。妻子早已亡過，祇帶一房家人媳婦四口兒，到崇德縣來做官。為人耿直。他一見人龍上前施禮，他已知道是個有名的秀才，乃遜他大首拜揖。人龍回禮就座，便開口動問：「老先生此處敢是府上麼？」卜昌見他還不知是牢獄，倒一時不好便說道：「先生還不知道請到裏邊書房再講。」把人龍引進了書房，坐下道：「且請梳洗了再說。」忙吩咐家人送水洗面，又拿了自己梳具與他梳頭。又吩咐女兒秀香打點早飯。秀香見說，道：「爹爹，是個犯人，為何如此待他？」卜昌道：「你不知道這人是個秀才，我方纔仔細看他，是個貴相，不是犯法的人。況又未曾經審，未知怎的，那裏不是施恩的所在。你依著我，三餐茶飯不可怠慢他。」秀香聽了這幾句話，便齊齊整整的打點，請他飯罷。

卜昌方說：「先生，想你雖在牢獄之中，非其罪也。」人龍聽罷，吃了一驚道：「正欲動問，怎生生素昧平生，極蒙垂愛。」知

老丈尊姓高名，力何學生到此取擾？」卜昌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先生，在下草芥，前程是本縣獄官，兄被人告在縣堂，昨日闖下來的。」人龍聽了幾句話，正是：

兩腿不搖身已動，面皮不染色先青。

有半個時辰發抖，那牙兒哈哈的響個不住，那裏說得出來。須臾，又施禮道：「不知得罪何人？」又問：「不知學生是何人告發？是何事情致於下獄？」卜昌道：「這般不知，待在下往陳房裏查與先生看。」他便去了。人龍想著，好生厲害，竟不知何事關在此間，又想妻子不知可曉得否。

正想問，卜昌取了原狀，遞與人龍看。未看之時還好，看罷了，一時手腳忒將起來，那身子軟將下去，一氣便倒在椅上。秀香看見，泡一碗薑湯，著人送出來，勉強呷了兩口，便道：「馮員外與學生交淺情深，初時請做《雪景賦》送本縣的。次早又浼我寫，便言以後相好往來，前日邀至後居，與一個密騙成東，二人將我灌得十分沉醉，後竟不知幾時到了此處，哪有打死人的道理！又不知為甚害我至此，不知怎生樣審問的？」卜昌道：「不曾審，太爺府裏去了。若是審過，不知怎樣吃苦。那裏遣放你坐在此間。據你說來，醉酒是實的，醉了四肢已軟，那有氣力打人，況又斯文人，料不動手打人。不若且在我處食飯，待太爺回來，告一紙訴狀。如問得不妥，著人往上司去告。」人龍道：「縣尊與他交好，恐聽下面之詞，如何是好？」卜昌道：「為何你知他與縣尊交厚？」人龍道：「因送圍屏賦雪，是我做的。」卜昌道：「訴狀上倒要寫出來，便不能為他一邊，待我與你出力便了。」人龍道：「多感恩臺用情，若有出頭日子，犬馬報德，決不相負。祇是記念寒荊，不知怎樣，想今又將分娩，實是放心不下，不知老恩臺可放得學生一去否？」

卜昌笑將起來：「書生不知法度，不要說這人命關天重罪，就是些須小事，也私放不得的。設或有大分上，也直待太爺回。有的當保人，方使得的。那有私放得的！」人龍聽罷，流下淚來。卜昌道：「兄且放心，自古牢獄之災，命中犯著，一日也少做不得的。」又說：「官司多一日不拘，少一日不吃。準準的該晦氣，脫了自然消釋。」人龍想著道：「算命的果然說道，我身有大難，死也死得的，往百里外躲避，過了百日適好。如今正在百日內，遭此大難，可見有命。」卜昌道：「算你後來如何？」人龍道：「據他說，後來功名顯達，不足信也。」卜昌道：「目今應，後來必應。自古說得好：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這祇得沒奈何。」晚上，卜昌拿自己鋪陳與他同睡。

且說次早，秀香與父親說道：「昨夜間夢見姓費的坐在房裏，須臾頭臉變一龍頭。正在害怕之間，又有風雷大作，那費生騰身一晃，竟是一條青龍，把身飛上去了。那身上一擺，把我也帶在空中，害怕得緊。驚醒來，聽得縣堂上正是三下鼓。」卜昌聽罷道：「不可做聲。我有道理。」

過了數日，祇見一個禁子在那裏叫響，卜昌聽見出來，他使附耳說了些話。卜昌同禁子出去講話去了。人龍獨自一人，沒奈何取紙筆改著訴狀。祇見卜昌走了進來，竟往女兒房中講話去了。有兩個時辰，方纔出來。人龍也不敢動問。

卜昌把人龍細看，又看了一會道：「先生，這馮吉是個豪惡，我這監中十分之中的犯人，倒有三分是他的對頭。原來先生這宗事，為著令正姿色上起來。」人龍驚問道：「老恩人何以知之？」卜昌道：「方纔馮生著兩個人送我二十兩銀子，又與那王禁子五兩，要我謀死了你。」人龍見他說罷，這番真驚死了。救了一個時辰，方纔轉醒，道：「恩人仔細與我一言。」卜昌道：「你不可吃驚。我已有放你之策矣。」

人龍下拜，卜昌忙扶起道：「令正已分娩了。恭喜生得一位令郎。馮吉竟要搶令正進去，不知何人走了消息，倒被令正逃回了。他無可奈何，如今要謀死了你，要告陷令正竊取資財罪名，定要圖他到家。我今一事同你商量，我想他陷你打死人命，料難對審，故此著我先動病呈，再後絕呈。不若先動一紙病呈，捱到年封印之時，動了絕呈，他那時忙急之際，必定不來相驗，便好活你了。祇是難於出去，怎麼好？這事瞞不得王禁子的，待我與他商量。」又出去找尋禁子去了。

人龍聽了這番話，好生驚恐，心中十分感激獄官。祇見王禁子同了卜昌走進書房，作揖坐下道：「所事不必言矣，我二人做得乾淨，決不犯出來的。但祇要你自小心要緊。想馮家幹這等沒天理的事，報應也祇在兩三年內了。他幹的惡事，多得緊哩，卜老爺有救你的心，沒放你的路，想來也其事難成。看你相貌堂堂，後來是個發達的。今卜老爺年老無子，正得一位小姐，年紀也正相當，我做媒與你，做個二姑娘。這番是他的親女婿，到捱年，同了小姐叫船，竟回德清，同了大娘竟上京去，到岳丈家住下，帶些銀子，到北京納了監，科舉起來。靠天若得出身，報仇有日。得了官時，不可忘我的情。」

人龍忙謝道：「豈敢。這活命之恩，豈敢有忘。但小生萍水相逢，蒙卜恩人如此厚德，也當不起，怎好又望著小姐這般事來。」王禁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因小姐夢了一個吉夢，我再三說合，故此應承的。若不如此，我們都不管。」人龍道：「既如此，恩如山斗，稍有寸進，犬馬相酬。」王禁道：「前日進監，祇有我見。若是次日，也做不來。非惟死中得活，又得了一個老婆，這叫做逢兇化吉，遇難生祥，後來必定好的。」

卜昌取通書一看，「今日是個吉日，諸兇皆避，就今晚成親便了。」即時吩咐家人，整備應用之物。俱停當了，人龍道：「蒙岳翁大恩，頂戴不淺。但小婿並無一絲為聘，何以處之？」往袖中取出扇子，上有白玉鴛鴦墜二枚，解下道：「微物表情，尚容補聘。」卜昌收了進房，與秀香藏下。到晚上悄悄的完了親事，留王禁吃酒。卜昌送一封花紅禮與了媒人。

恰好次日，知縣回衙，投文時遞了病呈。至二十日封印，卜昌恐堂上疑心，自己上堂，遞了絕呈。知縣看道：「果然死了。」卜昌道：「是。」知縣道：「會有親人領屍麼？」「親人有了，未曾具領呈，不敢發出。」縣官道：「年畢了，待他領去罷。」卜昌點了一頭出來了。到了衙中，十分快活道：「事不宜遲。」著家人叫下船隻，發了行李，先放在船中。叫了王禁，喚下兩乘女轎，傍晚開了獄門，一竟抬出衙門，一道：煙去了。

卜昌送到船中，把到北京親友的幾封書札，又道：「明年大科，賢婿切不可錯了場期。老夫明年三月已滿，可與我往吏部裏見一書辦，已有書在這裏了。」吩咐完，兩下別了。他吩咐開船，往德清進發。

且說彩雲朝日望著丈夫，求神問卜，展轉心疑道：「傍年了，為何還不回來？」十分煩惱，直至除夜。他苦苦咽咽，在房中掉淚。祇聽得費才叫聲：「大娘，相公回了。」歡喜得彩雲拾得寶貝的一般，忙走出來。兩下一見，都哽咽起來。

這邊走過，秀香朝上見禮。彩雲忙問：「這是何人？」人龍說：「一言難盡。這是我救命的恩人，說起話長。」道：「停會與你講罷了。」登時打發了船家。到晚來分歲之時，把酒醉到監事情，一件件說得明白。彩雲立起身來，把秀香請在大首施禮：「原來恩人之女，奴家情願讓做姐姐。」秀香說：「豈有此理。爹爹原命奴為小星，焉敢越禮。」人龍道：「你二人性格溫柔，科後沒甚話。」

意，姊妹稱呼便了。」秀香小三年，以妹子稱之。次早，家人使喚婦女一般叩首賀節，沒甚大小。人龍說：「事不宜遲。馮吉為人狠毒，趁早僱船北行。倘若遲延，禍生不測，悔之晚矣。」彩雲說：「正是。」著費才僱船，直到京師，仍帶費才夫妻並奶娘，共夫妻與兒子七口起身，家中吩咐管家料理，所有金珠細軟盡付箱中。

新年初三日，燒紙開船，七個人一竟去了。自古：

清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。

不期下行李之時，早被強盜見了。那盜乃江湖大盜，渾名水裏龍，有一身本事，千斤力氣。凡遇一隻船內有十餘個客商。他獨自個一把刀立在面前，這些客就送與他了。江湖上說起他，也都害怕。這日不小心，被他見了。能得幾個人，他那裏放在心上。恰好船行到崇德，過去石門地方，是未牌時分，夫妻們正在那裏吃酒，彩雲說及唐氏與素梅前後好處，船是離岸有三四尺的，祇聽得船頭上一聲響，那船側了幾下。

人龍開出艙門一看，好一個大漢，滿肚皮疑是馮家使來的刺客，便深深打躬道：「請艙裏坐。」水裏龍見他這邊一個斯文待他，把刀也不拿出來，就進中艙。其餘男婦，驚得後稍躲避。

費秀才斟了一杯酒，深深作揖奉去。強盜笑一聲，接來吃了，他又斟上一杯，如前送上。強盜接了酒道：「書生莫要如此待我，有酒待我自吃罷。」便坐下大杯吃，並無話說。人龍取酒，他又吃。將至半酣道：「秀才，我前日見你箱中有物，隨你已是兩日了。你好不小心，我今日不拿你的，前邊去還有人取你的，這頭還留下牢哩。我問你，因甚要緊新年裏趕船赴京？」人龍見問他，方知道不是馮家使的，便坐下又送酒與他吃著，便將算命的直說到為此往京逃避。強盜聽罷大怒，道：「馮吉豪奴，這般可恨，有日撞著我，休想饒他！」道罷，立起身來，拱拱一手道：「去了。」人龍一把扯住，跪下道：「壯士，你方纔有意而來，今竟自空去，豈不怪我？前邊性命難保，可憐我夫妻都是含冤負屈的，若前邊死了，做鬼也不瞑目。求壯士取了金珠，怎生留得記號，得前途無事便好。」強盜扯起了秀才道：「幾乎忘了。」忙取紙筆畫了一條青龍在水盤旋之勢道：「你可貼在頭艙門上，日間便無事了。如黑夜不見之時，你說水裏龍貼在艙門上的。他自然去了。」道罷，竟上船頭，把身子一跳，大踏步往岸上去了。夫妻重新走來道：「膽都破了，又是這強盜好哩。遇了惡的，如何是好。」一路上去，果然平安。

到三月內，方到京中。人龍僱了牲口，問秀香說：「你家住在何處？」秀香一一說明，隨上岸去尋了宗族。有了住宅，把家眷什物俱進了城住下，往吏部各處下了書札，速央人往國子監納了監，便靜坐書房勤讀。

不覺秋闈將至，納卷入場。到八月廿六揭曉之時，已中九十一名。三夫妻快樂，不必言之。恰好到九月，卜昌已離任回京，大家歡喜，擺下一桌團圓酒，歡喜不盡。不覺春場又近，人龍又猛讀多時，會試中式，殿了三甲進士。吏部觀政三月，選在鎮江府丹徒知縣。他有了憑，接了卜昌一同赴任，一路上滿心歡喜。他想到：「幾年之間，有同年到浙江做巡按，馮吉強惡一定難饒了。那鳳城東活活打死他！祇是唐氏、素梅二人大恩要報，王禁子著實報他。」

一路行來，又是丹陽地方。一縣人役早已接著，擇日上任。免不得參謁上司，答拜鄉紳，忙了月餘，方得理事。把上司未完事件並前任舊卷一一的問斷明白，百姓無不感恩。

一日，前任未結的一樁事，乃是殺人強盜於上年八月內在揚子江內殺人，當時即被官兵捉獲，送到本縣尚未成招的。吩咐提牢吏即時取來，見一個強盜出來，跪在地下。問道：「你叫甚名字？」強盜說：「名王立。」問說：「你殺人可有對頭麼？」「有。」「可有刀麼？」答道：「有的。」問：「你一人怎麼為盜？可有餘黨麼？」答曰：「祇得一人。小的那日原不為劫財殺的。」問曰：「為何？」答曰：「小人上年正月初五，在石門鎮上，欲劫一個秀才金帛，上他船時，秀才十分恭敬。小人憐他怯書生，吃了他幾杯酒，他把一胸的冤恨，細訴與小人知道此時也要為秀才出不平之氣，故此打聽得仇人出入，直隨他到了揚子江上船殺的。祇得小人一身是實。」知縣又問他：「仇人往於何處？姓甚名誰？」答曰：「住在崇德鄉間，叫名馮吉。」

人龍早已曉得了，大堂上怎好認得強盜。又說：「你這些為盜的，都有混名，你可有否？」答曰：「小人混名水裏龍。」知縣道：「為人報仇，乃是俠客，又不得財，又無對證，況一人怎生為盜？」又問：「你可知那日秀才的名姓麼？」答曰：「小人一時起意，不曾問得姓名。但初三日下船，所在是德清縣城外，小人認得。」知縣道：「既有在處便好查訪。如果真情，後來放你。那日馮吉身伴有人跟隨麼？」答曰：「有一人，小的一上船，他已先跳在江裏去。死活不知道。」知縣吩咐帶起，依先坐在牢裏去了。

退堂進衙，請了丈人並二位夫人一齊坐下。把水裏龍一事，從頭至尾一說。三人一齊快活道：「為你殺死仇人，明日快快放他。」人龍道：「且再遲些，恐一時放去，上司知道說我縱盜。我已有出他審語。再遲一月，方可放他。」

光陰迅速，又過了一個多月，吩咐提牢吏，把強盜王立取出來。須臾，跪在下面。知縣便道：「你上來。那德清秀才，我已著人查訪，果有仇人馮吉。他還講有個鳳城東，倒是個主謀，為何放過了他？」答曰：「老爺青天，小人直說。小人故雖為盜，實有俠腸一般。一般見孤苦的小人，肯憐惜他。因那秀才受冤，心實不平。小人也與同夥人於上年二月已吩咐過，遇此二人代我殺他。後至五月端陽，那鳳城東他在馮吉家吃酒，至黃昏出門，被夥計先殺了。不瞞老爺說，那馮吉家中九月間，已知馮吉殺滅了。他妻子唐氏又是善人，不管閑事。先被家人偷盜，後來這些佔田產的人被害的，共有數百家，竟大家約日會齊，把內囊搶得精光。房屋放火燒了，田地都被佔去了，家人盡數走完。那唐氏後來沒住處，投入前村尼姑庵修道。祇得一個家人媳婦，隨他出家。」

知縣道：「我聞知馮吉豪惡如虎，今已報應，倒也虧了你。如今放你，為人除害，是個好人。但放你去，恐又為非，則上司罪我縱盜亦肯指天為誓，放你去罷。」答曰：「小人心直口快，斷不敢負老爺釋放之恩，敢累老爺哩。小人家貲也不少，斷斷不為盜矣。立誓倒不足取信。」縣官道：「料你直人，不敢為非矣，去罷。」水裏龍當堂磕四個頭，竟自去了。

人龍退入私衙，把水裏龍說殺密騙、散家緣、唐氏出家一番話說與丈人妻子說了。喜的是馮鳳二人殺死，苦的是唐氏沒有住場。知縣說：「這個不難。」次日升堂，討一隻浪船，差一名甲首，付五兩銀子，「可到崇德馮家前村尼姑庵中，接取唐氏院君，再問素梅消息。他問你何人差的，你說德清費夫人感當年你看顧分娩情由，一定要他起身同來。」甲首應承去了。

不須半月，唐氏同素梅已到了。報進衙去，即開門請進。兩位夫人迎接，各各施禮，彼此感謝一番，整酒相待。次日，著就原差甲首，復到崇德縣中牢裏，尋禁子王元到來。不期王禁死已半年，有一子王一，甲首請了他來。到時通報，開衙接進。卜昌說道：「可惜你爹死了，不然費爺正要看重著他。」遂設席相待。住了幾日，不想正是唐院君齊頭四十歲，人龍設上壽。次日，送王一官俸五十兩而別。

其年，欽取人龍補戶部主事，漸陞至兵部侍郎。兒子費廉，已發高科矣。忽一口坐堂，見一個把總手一拿了本進來參謁，上為著

新授直隸松江府沙州把總王立稟參。侍郎把他一看，正是水裏龍，道：「你認得我麼？」王立道：「似有面熟，一時想不起。」侍郎道：「丹陽知縣放你的，就是我。」王立抬頭細認，叩頭下地：「那日若非老爺釋放，焉有今日。」侍郎道：「那船中秀才亦是我，若不是我，誰肯放你殺人罪犯。快請起。」置酒私宅請他，岳丈兼兒子一同陪酒。後累薦王立，官至總關總兵。費廉中了進士，秀香生二子，俱登高第。卜昌壽九十，後本宗立嗣一子，侍郎加厚待之，俱昌盛累世了。

總評：

馮吉起意非良，密騙懷心太毒。思圖艷質，謀害鴻儒。非獄主之提攜，竟沉淪牢獄。二兇授首綠林，萬貫銷熔紅焰。水裏龍巧遇蘇麟，唐院君施恩得報。恩怨皆酬，禍福有命。

[返回 >> 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